

【传说】

乾隆首题百货店

■朱国华

现在的商店总是以“百货店”相称，也没有人叫“百货店”“万货店”的。相传这“百货店”名称，跟乾隆皇帝有关。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清朝，杭州城里有个叫乔正山的人，在闹市开了几杂货店。乔正山处世精明，经营有术，生意越做越大，钱财越积越多，没几年，就成了名震一方的富商。

生意红火后，乔正山想，杂货店的招牌也应该给它起个响亮的名号。于是他重金请来几个乡绅名士，绞尽了脑汁，终于想出“万货全”这个名号，还让书画高手题写后刻制成匾，只等阳春三月挂上金匾。

却说皇帝乾隆，在深宫待久了，厌倦了朝中的繁文缛节，便携带纪晓岚等随从南下到了江南。三月的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确是人间胜地。乾隆畅游多日，意犹未尽。

这天清晨，乾隆正在客店梳洗，忽然听得街上人声嘈杂，忙问店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店家说道：“客官，有所不知，今天是杭城名号

‘万货全’开张之日，那里什么东西都有，新店开业期间买一送一，气场宏大，京城也不过如此，客官何不前去开开眼界。”乾隆听后，心想谁这么大气，得去见识一下。

乾隆吃好早饭，便来到了“万货全”店门前。只见新楼高耸，爆竹喧天，屋檐下，“万货全”留金大匾在阳光下灼灼耀眼。乾隆不动声色，慢慢随人群涌入店内。

走进店内，乾隆也不由得暗暗称道，偌大的店堂，店内货架整齐，摆满了各色货物：针头线脑、胭脂水粉、粮油盐醋、农具器皿，还有笔墨纸砚、孩童玩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群伙计，更是笑脸迎送，一边给顾客拿货，一边耐心讲解，态度十分周到。

乾隆叫过一名伙计，问：“贵店可是‘万货全’吗？”

伙计连连点头回答：“正是，客官要买什么，尽管吩咐，店内什么都有。”

乾隆笑了笑说：“好，好！那就给我来只羹勺吧！”

伙计随和应声，转眼间，两只做工考究的

羹勺拿到乾隆面前。

乾隆摇头说：“这木头做的，我不要，我要买一只金羹勺。”

那伙计不由一怔，羹勺哪有金子做的，这不是存心来找茬吗？他看到对方一本正经的样子，也不敢发作，只好跑去禀报乔正山。

乔正山正在客厅满面春风地招待前来祝贺的宾客，听得伙计禀报，知道来者不善，便向众客道声“少陪”，亲临店堂看个究竟。

乔正山来到店堂，抬头一看，见买金羹勺的人衣着虽平常，但举手投足却是气度不凡。赶紧抱拳上前说：“本店筹措已久，原以为万货俱全，今得客官提醒，方知未然，还望客官多多海涵。”

乾隆说：“当天子，九五之尊，富有四海，犹未言万货俱全；你一个小小的商贾，却出口……”乾隆正说得兴起，忽觉背后衣襟被扯，猛然醒悟不可失言，便硬生生将话头打住。

乔正山见状更是怀疑此人大有来头，便请至内室，以上宾之礼相待，并赞赏说：“客官

所言，真是言言如金石，字字赛珠玑，‘万货全’确是不宜，客官如不见弃，还望赐一名号为盼！”说完命人取过文房四宝，恭列于乾隆面前。

乾隆向来喜人奉承，见店主温良恭俭，怒气已是十消八九，这时又被戴了高帽，心里倒有不忍之理。略一沉吟，挥笔写下“百货全”三个大字，转身而走。

一场虚惊过后，乔正山心头的疑团还是没有解开。他派人四处打探虚实。不久，消息传来，乾隆皇帝近日来过杭州。知情人描述乾隆的仪态与买金羹勺的客官竟不相上下。乔正山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连忙请来名匠，将皇上的御书“百货全”精制成匾，小心翼翼悬挂于店门上方。百姓们得知后，纷纷前来看热闹，百货店的生意更加红火。

乔正山因“祸”得福，“百货全”生意兴隆，美名远扬。后来，“百货全”的名声越传越广，传遍了大江南北。各地的商户也纷纷效仿，开起了百货店。自此，“百货”的称谓也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往事】

巧养两只落脚猪

■王月明

很多年前，我下乡在农村。一天，学校放学了，赶回家的路上，在经过生产队的畜牧场时，管理畜牧场的张松宝喊住了我，“小王，还剩两只落脚猪，你要不一元五角就拿去！”两只猪瘦骨伶仃、毛发竖起，看着怪可怜。我想，一元五角倒是便宜，就说：“好的，卖给我吧。”那时我刚好将自家棚里的大猪卖掉，袋里揣着六十多元钱。

两只落脚猪买回家后，妻子见状，忙问我多少钱买的？我说，便宜，一元五角。

为了养好这两只落脚猪，我动足了脑筋，每天早晨给每只小猪吃一碗粥外加一只生鸡蛋，二十几天天天如此。“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两只小猪竖起的毛不见了，皮肤透着淡淡的红光。我想，有救了！于是，我和妻子每天准时喂食，下午还加些青饲料，如山芋藤、生南瓜，看猪吃得欢蹦乱跳，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一次，轮到生产队派我家出工挑猪灰。装猪灰的老农说：“小王，两只落脚猪被你养得白白胖胖的，不简单呀。”我嗯了一声，心想，只要肯动脑，就没有办不到的事。为了养这两头猪，我也动足了脑筋。一个星期天，生产队去镇上买化肥，我顺便搭船。挑了一对谷箩，在王店兽医站王会山那里开了张证明，在王店水作商店买了两百斤豆腐渣。别看好像不像的豆腐渣，那时是紧俏商品，得凭证明才能买到。因我是知青，兽医站也特别照顾。

那时正是盛夏，豆腐渣放在缸里发出异样的味道，可两头猪特爱吃，你争我夺，吃得津津有味。平时我常喂谷糠、山芋、南瓜，经过八个月的喂养，眼看可以出栏了。我请队里有经验的老农来估算一下，出售的话，合不合格？那天队长张洪官过来一看，“合格了！可以出栏。”

一天，王店食品经营组刚好开船到大洋桥收毛猪，因为大洋桥靠着南海、建林、群联三个大队，每隔一个月来收一次，都是满船而归。那天，我和队里的老张一起把大一点的那头猪五花大绑地抬到大洋桥收猪点，一看已排起了队。我们耐心地等了约半个小时。等轮到我时，收猪的周春荣在猪的两侧摸弄了一番，说：“合格！”一过秤，一百三十斤。给了凭证就去取款，刚好五十五元。我满心欢喜接过钱，和老张一起回家。

路上我俩有说有笑，想不到这落脚猪还养“出山”了。晚上，我招待了老张喝酒吃肉，卖猪款上缴了妻子。妻子一脸高兴。过了半个月，剩下的那头落脚猪也合格出售了。到收猪那天，我又约老张一起抬着猪去出售，又是碰上周春荣。他说：“你上个月不是卖过猪了，今天又来了。”我笑了起来，于是吹了一通养大两只落脚猪的牛皮，收猪的人也笑了。

【口述】

石桥自毁御日寇

■金根树 口述/陆炳祥 整理

1937年，日寇入侵我国。嘉兴、桐乡等地相继沦陷，日寇以城镇为据点，派兵驻守，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残酷蹂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寇在主要的交通要道修工事、筑碉堡，据说在江南水乡一带，平均每三华里就有一座碉堡。

永新港是桐乡市东部南北向的一条主要河流，南起屠甸长山河万年桥，北至澜溪塘，全长近二十五公里，因原永新乡而得名，又以大运河为界，有南永新港、北永新港之分。清光绪《桐乡县志》记载，“桐之北十里为运河，循河以下有大川，贯南北曰永新溪（即现在的永新港），两岸腴田，斗粟不绝。”在大运河与永新港连接处的岸上，日寇就没有碉堡，并置有瞭望塔。一是窥察运河上的过往船只；二是窥察运河北岸纤道和附近道路上的来往人员，如发现中国军队的人马即刻进入战斗状态。为此，日寇把沿运河三里以内的高大树木、竹林全部砍光，以利瞭望，老百姓把它称为“沿塘三里白”。日寇除了在碉堡里执勤的，其他士兵经常去附近农户家骚扰百姓，明抢暗盗，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当地百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庄桥，原名永福桥，是北永新港上的一座石桥，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该桥是桥西侧村民出行赶集的主要通道。这里离日寇碉堡不足一里，此桥俨然成为日寇“清乡”“扫荡”的必经之路。为防不测，减少日寇的侵扰，附近的村民出了一个计策，即拆除桥梁，虽造成村民进出不便，但一定程度上可免遭日寇的侵扰，利大于弊。

某日晚上，一团漆黑。村民自告奋勇，将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民间版画

桥梁全部拆除，并将桥石散乱地弃于河中，造成石桥是自行坍塌的假象，也符合农村里“日不塌桥，夜不塌屋”这句流传的古话。

次日早上，日寇乘小汽艇从大运河驶向北永新港，途经庄桥，只见河流已被横七竖八的桥石堵塞，船只不能通行，怀疑有人故意为之。遂上岸抓来附近男性壮劳力，一个个地严刑拷问，但大家都说不知道。日寇无奈，抓来伪保长金某并押至龙翔寺（现属乌镇镇）附近的日军驻地接受审讯。金某系浙江诸暨人，早年随父母从老家迁来此地，替大户人家放过牛，做过田庄，后靠自己打拼，购得一些田地，成家立业，使一家人温饱得以解决，并当上了保长。这次被日本人抓住，看来凶多吉少。幸亏

日本翻译也是诸暨人，一听金某的口音是同乡，翻译就有心帮他。双方用家乡土话交流了几句，日本人听不懂，问翻译说了什么，翻译对日本人说，拆毁庄桥是中国军队干的，不是老百姓干的，日本人信以为真，才放了金某。

日本投降一年多后的1947年5月19日，村民集资粮米六十一石三斗，委托桐乡威仁昌石铺，历时两个月，重建了庄桥。至此，中断了近十年的庄桥恢复了原样，消除了北永新港交通堵塞现象，极大地方便了村民出行。

1993年，为适应现代交通的需要，老石桥庄桥被拆除，原地新建起一座空心板梁水泥桥，桥面宽七米，跨径达二十九米，大大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交通条件。

【亲历】

春意浓浓野火饭

■孙亦倩

记得有一年，一整个春天，我都在外地，面对窗外飘飘洒洒、缠绵多日的细雨，我怅然说了一句：“在嘉兴，烧野火饭的季节开始了。”一旁的年轻姑娘甚是诧异，十分好奇我口中的“野火饭”为何物。我兴奋地描述了一番，画面溢出丝丝诱人的香味。

在嘉兴，没有野火饭的春天是不完整的。每一个草长莺飞的时节，当阳光带来温润的风，花儿裙袂飞扬，蔓草醉了一地翠绿，而我们，期盼野火饭的心，也在春风中悄悄萌动。但凡本地人，在热烈的春晖中，都有过如此畅快淋漓的经历，就算没有参与野火饭热火朝天的烹煮，也必定会站在滋滋冒油的大锅边看过几回，尝过几次鲜。

小时候，在学校，烧野火饭也是春游的一部分。老师会为此提早开个会，征求大家的意见，指定各种食材及餐具由谁负责，分摊到任务的同学，眉梢便会飞上亮闪闪的光。余下的日子，我们天天掰着手指，内心祈盼那天千万别下雨，老天爷兴许能看到这份火热的心情，总会送来一个好天气。

野火饭的重点在于“野”，要找一个适合搭灶起火的地方十分要紧，通常是在宽阔的田畔，最好近处还有潺潺流水。一个班分成四组，灶是现搭的，因地制宜由一堆石头垒成，难得有这个一展身手的好机会，男同学个个撸起袖子，大放光彩。

烧火也是个技术活，点燃干枯的树枝，凑上前用纸板使劲扇，一番折腾后，徐徐舒展的火焰，开始在灶内噼啪作响，映红了我们的脸庞。等锅里的油热了，准备好的食材跃入锅内，有糯米、春笋、咸肉、腊肠，当然嫩绿的豌豆是灵魂，透着春的鲜亮，宛如一颗颗圆润的碧玉珠镶嵌其中。五颜六色的大珠小珠，落于滚烫的油里用力翻腾，待到清香四溢，便可盛起。再在锅内放入清水，加入适量的米，稍等片刻，锅盖边缘热气袅袅升腾，将先前炒好的食材倒入，用勺充分搅拌。

接下去的时间就是等待，晶莹剔透的米粒，于滋滋沸腾间，伴着缭绕的水汽悄然鼓起胸膛，包裹着渐渐渗入的香味。那香是随风潜入的，弥漫在整个田野，像披上一层雾

气氤氲的薄纱。春色微澜，炊烟四起，一袭纸鸢乘着东风扶摇直上，我们年轻的心也随之荡漾，在翠绿欲滴的田间，在明亮炽热的灶旁。

起锅的那一刻，似打开了潘多拉的宝盒，里面究竟藏着惊喜，还是遗憾，谁也不知道。但是随着那一声“开饭”了，无论成败，快乐便舞动在我们的碗上，晶亮的米粒、软糯的豆子、脆爽的春笋、油亮的咸肉，热热闹闹挤在一起，油滴滴的咸香，回旋在舌尖，一盏春意便浓得化不开了。

长大后，明媚春日，约上三五好友，寻一处僻静农庄，便可轻松开启一场春之野炊。草地上连成片的帐篷，内有现成的土灶、餐具、食材，只需带双手，其他都不必操心，虽然少了一份“野”趣，却多了几分惬意。“野饭香炊玉，村醪滑泻油”，捧上一碗香喷喷的野火饭，我们围坐一桌，遥看陌上花开，年少时的欢喜，在慢慢靠近。

或许，野火饭如同一枚带着醇香的邮票，温柔地贴在嘉兴人的春日记忆里，是乡愁，亦是欢聚，不管旧日，还是今朝。